

多个爱好者丛书

故事会

悲剧故事

STORY SELECT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悲剧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主 编:何承伟

副主编:吴复新 陈中朝

本书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李宝强

丛书编委:

冯 杰

吴 伦

吴复新

何承伟

陈中朝

夏一鸣

鲍 放

悲 剧 故 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5,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40,001—80,000 册

ISBN 7-5321-1254-3/I·967 定价:4.50 元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目 录

靓女风流事 (2)

丑汉遇艳

流言四起

弱女夜告

虚幻情人

揪心哭诉

痴情冷美人 (17)

美人之谜

野林孤坟

黄泉人归

两个男人

拍卖女奴

盼盼出走

歇斯底里

痴情无情

海湾传哭声 (40)

情侣失踪

义妹撩情

河中遇险

深夜告密

青山释疑

巧遇恋人

去路何在

路转峰回

风波迭起

- 冒险定策
血祭海涛
泾河系艳魂 (69)
冰冷洞房
荒唐求助
情丝难断
可耻交易
泪水难流
三座新坟
悲歌苦树下 (92)
“瘟病”惊魂
嫁祸于人
苦楝悲歌
苦命恋人情 (103)
负心抛弃
心心相印
色狼插足
麦出魂归
血泪洒金榜 (115)
为子寻媳
偷梁换柱
趁火打劫
含怨轻生
情遗桃源恨 (130)
发现金凤
有口难辩
蛮汉施暴

山乡孤坟	
奇冤何处诉	(143)
祸起山墙	
结怨报复	
丧心病狂	
暗设陷阱	
蒙冤被捕	
法庭突变	
冤狱十八春	(158)
东家窃玉	
丈夫遇害	
含冤下狱	
屈穿“红鞋”	
扳倒知县	
油锅摸钱	
再告“青天”	
惨骑“木驴”	
编后记	(183)

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



靓女风流事



丑汉遇艳

赣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有个小村庄，叫做苦竹坳。村里有个李石匠，长得牛高马大，肥头大耳，一脸的滚刀肉，像个屠夫，脾气又暴烈，都三十四五了，媳妇还不知在东南西北哪只角。

这天，他扛着一张镢头上山，想挖几只竹笋炒腊肉下酒。当他翻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竹林，朝一处山窝窝里走去时，透过密密麻麻的竹叶，发现一道瀑布旁边，有一团白晃晃的东西，好像是一个人躺在那儿。他心里一跳，连忙奔了过去。

他跑到跟前一看，不由得惊呆了：只见一个俏模俏样的姑娘，枕着一头瀑布似的秀发，浑身一丝不挂地仰卧在草地上，两眼紧闭，好像是睡着了。她身旁还放着一张没画完的铅笔风景画。

李石匠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见到女人的躯体。霎时间他的眼睛鼓得像田螺，心口咚咚跳，嗓子眼发梗，梗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他手脚乱

颤，却怎么也挪不开步子……他想：莫非是做梦？要不就是仙女下了凡？

但是，他马上就发现不对头，姑娘的衣裤七零八落地扔在四周，额角上青了一大块，下身的草地上，还流了一摊血。顿时，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哪里是做梦？更不是什么仙女下凡，分明遇上了奸杀案！天晓得这姑娘是死还是活？如果死了，得保护好现场，赶快去报案；倘若没咽气，则救人最要紧。

李石匠走近前，用手在姑娘鼻孔上一试，好像没了气，再摸摸她的心口，心脏却还在扑扑跳。他当机立断，随手扯过两件衣裳，胡乱地给她遮了羞，然后抱起姑娘，撒开双腿，飞步流星地朝山下奔去。

经过医生的紧急抢救，姑娘终于脱了险。她名叫陈春宁，家住山那边的陈家村，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回乡务农已经好几年了。她是个很文静的姑娘，平时言语不多，却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闲来无事时，喜欢独自钻到幽静的山林里去溜达，随身还带着一支小铅笔，见着什么好花好鸟好景致，便着意把它描下来，虽然比不上店里挂着卖的那些画儿，看上去倒也活灵活现。这天她特意到山背画这道瀑布，没想到被三个流窜作案的歹徒盯上了。他们暗中尾随在她身后，趁她聚精会神描画的当儿，猛地扑上去将她击昏在地，惨无人道地轮奸了她……

几天后，一个身上拾掇得清清爽爽的中年妇女来到苦竹坳，她是春宁姑娘的母亲。春宁出事后，连大门都不愿出，她母亲只得自己提了一只老母鸡，代女儿向李石匠谢恩来了。

李石匠十分热情地将春宁娘请进屋，又是敬茶，又是递烟，忙得手慌脚乱。他虽然只比春宁娘小七八岁，却一口一个“伯母”叫得不得了的亲热，那股殷勤劲让不明内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是春宁救了他，而不是他救了春宁。

春宁娘将那只老母鸡恭恭敬敬地递给李石匠，李石匠用手一挡，笑嘻嘻地说：“伯母，这老母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的，留着您自己滋补身子吧。往后说不准我给您添麻烦的日子多着呢！”

春宁娘见他高低不肯收，心里很过意不去，便十分诚恳地说：“您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就是，只要能做到……”

“能做到，能做到，”李石匠就等这句话，“伯母，不知春宁姑娘有对象了么？”

春宁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提亲的人门槛都踩得断，可春宁总是说她爹死得早，弟妹们又小，想多在我身边帮几年，没想到……唉——”说到这，她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撩起衣襟，一个劲地擦眼睛。

这会儿，李石匠那张滚刀肉的脸，忽然泛起了猪肝色，变声变调地说：“伯母，您别难过。我有句话在心里憋好几天了，”说着他使劲咽了一口口水，说，“您看我这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日子多难挨呀，要是您老不嫌弃，就认我一个女婿吧！反正嘛，春宁姑娘身上那些我不该看的地方，那天我都……”说到这，他咧开大嘴，只是嘿嘿地傻笑。

春宁娘不由打了个愣怔，说：“承蒙您看得起，不过婚姻大事要女儿自己作主，光我做娘的答应也没用，待我回家跟她商量商量，日后再回您的话吧。”

李石匠嘴里说着“行行、行”，头点得像鸡啄米，然后像送丈母娘一样，一步一弓腰，一直将春宁娘送出了村口。

其实，刚才春宁娘说的那话，不过是个缓兵之计，她想：尽管我女儿被坏人糟蹋了，可也轮不到你来娶她呀。她在回村途中就暗暗打定主意，赶快到那些曾来求过亲的人里面，挑一个不上不下的青皮后生，尽早让女儿嫁出去。

但她万万没料到，当她托人去提亲时，以前那些围着女儿打磨磨的小伙子，如今一个个像篓子里的泥鳅，溜的溜，缩的缩，谁也不沾边了。上门来提亲的有倒是有几家，可不是驼子就是瘸子，要不就是离了婚或死了老婆的鳏夫。挑来拣去，李石匠倒是条件最好的一个了。春宁娘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暗自庆幸那天没有一口回绝李石匠，要不然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更麻烦了，看来只有嫁给他了。

可是春宁姑娘哪会同意这门亲事呢？她痛不欲生，几次想一死了之，可又不忍心地下亲娘和弟妹们。生性懦弱的她架不住母亲那泪水涟涟的哀求，终于把心一横：反正这辈子没好光景了，认命，一嫁百了吧！

元旦这一天，新娘子进了村，把迎亲队伍都搞乱了阵脚，敲锣的掉了锤子，点鞭炮的烧伤了手指，为啥？大伙儿的眼珠子都好像让新娘子

给勾住了。这姑娘委实长得俊俏：苗苗条条的身段儿，高高隆起的胸脯儿，乌溜溜的长辫儿，深幽幽的大眼儿，鲜嫩得像滴水的鹅蛋脸儿，腮边上两只甜甜的酒窝儿，简直要把画片上的电影女明星都给比下来。好多人暗暗替新娘子惋惜：要不是失了身，无论倒轮顺轮，也轮不到李石匠跟她拜堂成亲呀！

老光棍娶上了新媳妇，那个乐哈劲就别提了。白天不说，光是半夜里，他都常常爬起来拉亮电灯，贪婪地盯着身旁躺着的这个天仙般的美人儿，一个劲地傻笑。有些人虽然当面恭维他福气好，却又不咸不淡地搭上一句：“你媳妇漂亮是漂亮，可惜是个‘处理品’。”他听了一点也不恼，反而乐哈哈地说：“‘处理品’有啥不好？能用就行呗！你没见商店里有些‘处理品’俏得很，不找路子还买不到哩！”

可是有一天，李石匠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

流言四起

李石匠不是三岁小孩，为啥一下变了脸呢？

原来，他成亲不到一个月，村里就冒出了不少闲言碎语。说有人看见春宁趁他出门打石的机会，躲在后山上的树林里跟别的男人幽会。起初他还不太相信，以为是别人闲得无聊，故意拿他开心。后来风言风语越来越多，说得有鼻有眼的，他这才回过头来一想，发现是有点不对劲：春宁嫁给他以来，虽然家务事做得井井有条，可她那嘴角上的两只小酒窝像是摆样的，从未给他盛过一丝笑意。特别是当自己搂着她过“夫妻生活”时，尽管她顺顺从从，眼窝里却总是盈满了泪水，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一头任人宰割的小羊羔。要是心里没装别的男人，哪会是这个样子呢？不过李石匠毕竟没抓着凭证，又不便发作，只好窝着一肚子闷气。将心比心，他脸上还笑得起来么？

却说村西头有个胡篋匠，同李石匠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一天晚上，李石匠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想吐吐心头的闷气，便向他家里走去。

胡篋匠与李石匠虽是同年同庚，长相却截然相反，清清瘦瘦，一副精精于干的样子。他见老朋友来了，像往常一样，叫老婆临时炒了几个菜，从橱子里拿出一瓶“浮云特曲”，与李石匠对桌而饮。

李石匠一声不吭，只是提起那瓶烧酒，一杯又一杯地往嘴里倒。

胡篾匠见他像只闷葫芦，不由得担心地问：“老兄，你好像有啥心事？”李石匠“咕噜”一声，又灌了一杯：“你听见啥闲话吗？”胡篾匠支支吾吾：“没、没听说啥呀。”

李石匠的巴掌在桌上猛地一拍，说：“你他妈的真不够味！别人还说你我是割头换颈的朋友，连这样的事情都瞒着我，什么鸡巴朋友，屁！”

胡篾匠被他骂得十分尴尬，连忙交心交肺地说：“唉，老兄别发火，我又不是聋子，哪里会听不到？我是怕老兄听了心里难受。”这时候，他才不得不告诉李石匠：那些闲话并非谣传，他有一次去后山砍竹破篾，就曾亲眼看见春宁跟一个陌生男人躲在树林里，搂在一块亲嘴……

李石匠听到这里，哪里还坐得住，“嚯”地一下站起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摔，扭头便走。

胡篾匠追到门外，连喊几声，李石匠连头也不回，他只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返回了屋里。

李石匠火气冲天地跑进家，掀开被窝，一把将春宁揪了起来。从梦中惊醒的春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满面惊慌地望着李石匠。

李石匠刀眉倒竖，怒目圆睁，高声吼道：“好哇，你个忘恩负义的‘处理品’，竟敢偷人养汉！我不在家时，你到山上跟别人干了些什么？说！”

春宁的脸上“唰”地一下变得惨白，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全身一个劲地打颤，嘴角抽搐了半天，才进出三个字：“你瞎说……”

“啪，”只听得一声脆响，春宁被李石匠一个耳光从床上扇到了地上。她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嘴里涌起了一股粘乎乎的东西，用手一摸，满巴掌都是血。

突然，她呜地一声哭起来，双手捂住脸，发疯似地从屋里冲了出去。

李石匠一愣：莫非她去寻短见？不可能，当初她被流氓“开了苞”都没舍得死，现在更不会。准是到娘家去告状。一个寡妇，怕个屎！我一肚子火气正愁没处出呢。到头来她还得自己扯蓬自己落，服服帖帖回家来。想到这，他把大门一拴，爬上床倒头便睡，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

弱女夜告

李石匠没猜错，春宁正是到娘家去告状。

她借着星光在羊肠小道上狂跑，路旁的树枝不时地抽打着她，她一点也不觉得痛；茅草中的藜藿不时地划破她的衣裤，她一点也没察觉，只是一个劲地往前奔。

当她磕磕绊绊地跑到娘家时，屋里黑漆漆的，母亲和弟妹们都已睡下了。母亲听见敲门声，爬起来拉亮电灯，开门一看，只见女儿衣衫零乱，披头散发，脸上血迹斑斑。母亲一时吓慌了，结结巴巴地问：“宁子，出、出啥事了？”

春宁一头栽进母亲怀中，“哇”地一下放声大哭起来，哭得身子一下一下地抽动。

春宁娘连哄带劝，好不容易才使女儿止住哭，听她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自己也气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她连忙打来一盆热水，亲手帮春宁擦干脸上的血迹。当下决定，如果李石匠不上门赔礼道歉，就让女儿长期在家里住下来，再也不回去了。

春宁洗好手脚，脱下脏衣服，钻进被窝，这才觉得又累又乏，眼皮直打架，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她觉得好像有人在摇自己，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原来她一直端坐在床前。她奇怪地问：“娘，你怎么还没睡？”

“宁子，妈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娘，瞧你，在我面前有啥话不能说呀？”

“不知你、你自己有没有啥地方不、不检点……”

“怎么，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

“不……不是这个意思。”春宁娘连忙申辩。她从橱里取出一套干净衣服递给女儿：“你穿起来。”“干吗？”“妈送你回去。”“什么，”春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我们怕他不成？”“不是怕他。”春宁娘叹了一口气，“要是你今晚不回去，李石匠那张比茅坑板还齜齜的嘴巴，啥话会说不出？如果在村里传开来，往后你怎么做人……”不等母亲说完，春宁从被窝里猛地坐起来：“身正不怕影子斜，让他去说好了！”

母亲固执地摇摇头：“可你跟别人不一样，做姑娘时就失了身子……”

春宁颓然地瘫倒在床上，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悲声喊道：“难道那是我的过错？”

春宁娘也满脸泪汪汪，八串珠子散了线：“那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年轻，还不懂……宁子，娘求求你，看在救命恩人的份上，让让他，还是回去吧，只怪我们母女俩命苦……”

春宁听了这些话，再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穿好衣服，下了床，拔腿就往门外走。春宁娘打着手电筒追出来：“等等，娘送你回去。”

春宁惨然一笑：“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这么大，会没个说理的地方，娘，你别操心了，我到乡政府找妇女主任去！”说完，她一把夺过母亲手中的手电筒，一扭身就钻进了夜幕之中。

春宁敲开妇联余主任的门时，已经半夜过后了。余主任年纪四十挨边，是个麻利泼辣的妇女干部，她听春宁把情况一谈，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她抬腕看看表，一把拉起春宁的手，齐刷刷的短发往脑前一甩：“反正下半夜了，也睡不安稳，走，找他算帐去！”

李石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见是满面怒容的余主任陪着春宁回来，心里不免有些发怵，连忙陪着笑脸把她俩迎进屋内。

余主任一进门就放起了连珠炮：“好你个李石匠，还有点人味么？打起老婆来就像打石头一样，你看看，人家细皮嫩肉的，被你糟蹋成啥样了？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说春宁有外遇，有啥根据嘛？”

李石匠吭吭哧哧地说：“村里人都这么说……”

“屁！”余主任狠狠地朝地下啐了一口，“你就相信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告诉我，是谁这么说，我找他去。”

李石匠本想把胡篾匠给端出来，但他是个讲义气的人，觉得不能出卖老朋友，那些话在舌头上拐个弯又咽了回去。再说，他觉得妇女主任的心总是向着妇女，即使抖出来她也未必会相信。清官难断家务事，她发一顿糊涂还不是要拔腿走路？跟这些吃皇粮、拿俸禄的国家干部还是少纠缠为好。于是，他就勾着脑袋不吭气。

余主任见他一声不吭，以为他认了错，口气便软和了许多：“你呀你呀，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还不知足，要是换了别人，疼都疼不够哩，哪还舍得打呀？往后可不能这样啦！”

李石匠巴不得她即刻就走，只是鸡啄米似地点头。余主任见调解成功，说要到村里一个熟人家去打个盹，便向他俩告辞。走到门口又返回来，亲切地拍拍春宁的肩膀，说：“你丈夫打人是不对的，不过你也得看到他的优点，他敢于冲破世俗观念的偏见和你结婚，也是不错的。你自己往后同别的男人接触时也要尽量注意影响，免得别人说闲话，你说对啵？”春宁没想到余主任会各打五十大板，心里不知是啥滋味，鼻头一酸，眼泪又涌了出来。

李石匠点头哈腰地将余主任送出门后，重重地将门一关，“呼”地一下转过身子，露出满脸凶气，一步一步朝春宁逼了过去……

虚幻情人

李石匠一直将春宁逼到墙角里，把她掀翻在地，用脚踩住她的胸脯，厉声问道：“往后你还告状吗？”春宁紧紧咬住嘴唇不说话。“你还敢犟！”李石匠抵住春宁胸脯的那只大脚往下一踩。春宁只觉得一阵窒息，五脏六腑像要裂开一般。她知道，只要李石匠再用一点力，她的胸肋骨就会断裂，这个世界也许就没她的份了……她艰难地吸了一口气：“你松松，我再也不告了……”

李石匠冷笑几声，伸出蒲扇似的大手，一把揪住春宁的头发，将她悬空拎了起来：“说，你在后山上到底跟谁亲嘴啦？”

春宁只觉得整块头皮被掀开了，悲怆地喊道：“我没有……”

李石匠猛地飞起一脚，狠狠地朝春宁的下身踢去。春宁“扑通”一声跌倒在地，痛得整个身子痉挛成一团，脸上霎时变成了死灰色，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

李石匠又将她一把拎起：“你今天要是不说出来，我就往死里踢。”说着，他抬起脚又对准了春宁的下身。

春宁一把抱住李石匠的腿，两滴晶莹的清泪从眼角上滚了出来：“留我一条命，我说……”

春宁说，有一天李石匠出门打石去了，她把该做的家务事都做好，觉得日子实在难以打发，想出去散散心，就锁好房门信步朝村后走去。她爬上一座小山岗，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习惯地把手伸进上衣口

袋，便触着了一件硬邦邦的东西，摸出来一看，是半截没用完的铅笔。春宁望着这半截铅笔，犹如望见了自己被埋葬的青春。她不忍心再看，顺手将铅笔往远处一扔。谁料一个过路人刚好从大青石后面冒了出来，“扑”地一声，铅笔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过路人的脑门上。春宁一下红了脸，连忙垂下眼睑向那人道歉。那人说了一句：“没关系。”声音虽然不高，却好洪亮好柔和。春宁不由抬头一看，眼睛蓦地发了亮——天呐，这个人分明在哪里见过。在梦里？在小说中？在银屏上？不是，都不是，哪儿也找不出这么一个英俊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头，宽阔的胸膛。一张方脸有棱有角，两条剑眉英气勃勃，特别是那双黑亮的大眼睛，似乎一眼就能把别人的心看透……春宁长这么大，从未这么认真地打量过一个陌生男人。当她意识到自己失态时，脸上又飞起一片红云，连忙又低下了头。

小伙子开口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陈春宁。”他笑盈盈地捡起那半截铅笔，“我希望你不要悲观，还像以前一样热爱生活。”

春宁觉得这个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小伙子十分奇怪，便问：“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怎么知道我的从前？”

小伙子笑了笑，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递给春宁。春宁展开来一看，全身的血液骤然加快，这是她做姑娘时画的一张铅笔画《山村的傍晚》，画面上是小桥流水、炊烟牧归，当时被乡文化站举办的农民画展采用了。她心里十分纳闷，这张画怎么到他手里呢？

小伙子告诉她，前不久他到乡文化站去赏画，一下就被这幅充满了山村野趣的铅笔画吸引住了，当他了解到作者最近的遭遇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待画展结束后，便向文化站要下了这幅画，特意跑到苦竹坳找她来了。

春宁默默地将画递还小伙子，百感交集地说：“谢谢您，不过我……”

“你现在生活得幸福么？”

春宁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嗫嚅道：“我很幸福……”

“不，你的眼睛在告诉我，你一点也不幸福。”

春宁全身颤抖了一下，泪水又汨汨地流了出来。